

類道第 1495

我之改奉天主教小史

上海土山館書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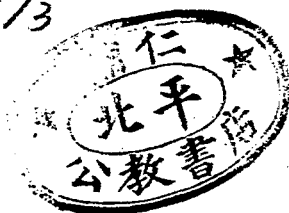
N° 159



MG

B979.712

1/3



3 1773 1326 3

聖教雜誌叢刊

我之改奉天主教小史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發行

Nº 159

2000 12-39

Fr.-X. Farmer

Conversio mea a Protestantismo

4^a editio



上海主
教惠

一
千
九
百
三
十
九
年

重
准

第
四
版
印



鐸 司 花

Fr.-X. Farmer. s. j.

我之改奉天主教小史目錄

- 一 友蘭生於奉誓反教監理會派之家父事務營業母熱心信教年稍長領端而不覺
- 二 入私立官立學校性拘謹受同學薄待好行神業登名於傳教青年會冊上
- 三 入監理會派公學參與宣講會有志於愛主救靈傳教事業
- 四 承狄牧師指導又多閱聖書願以身靈奉獻於主任其使用
- 五 將傳教之志稟告雙親此事大傷父心
- 六 暑假中習行傳教事嗣入大學攻讀神學樂與傳教會會員親炙
- 七 定志出洋傳教中華先暫居修院及同盟公所內學習傳教方法
- 八 初次至中華傳教於廣西桂林
- 九 與皮宋女士結婚大得臂助開教於平樂及柳州等處
- 十 返國省親忽遭父喪
- 十一 第二次來華仍至柳州續開教務不幸失內助復歸祖國始覺同盟會之缺點



十二

第三次來華經歐洲游覽天主教堂既抵中邦傳教安徽江浙之間

九

十三

翻閱書籍溫讀宗教歷史乃見誓反教之種種怪象

一〇

十四

路得亨利等詭譎誣罔淫暴無度天主安得舉為教祖重整教規乎

一一

十五

誓反教信道不同即聖體一端講解不一且棄耶穌所立聖事之奧蹟故已失真傳

一二

十六

自問行聖洗等禮不知其中真諦難免自欺欺人之罪又見禮拜堂中禮規各隨人便無一定之公式

一三

十七

中國人士見此情形疑而質問將何辭以對不將輕視教士及所傳之教耶

一四

十八

宣講劃一之道於中國更為緊要為此屢開基多教統一會惜未見成效從此傳教愈久心愈不安

一五

十九

真正基多之教萬世萬民當共守惟一信條且基多既去故應當有一代表總理教務維持正道

一六

二十

中國教門林立而真者不過有一此教為何當如迷路之人亟宜問津

一七

廿一 博士牛孟著有教理書多種搜而讀之益見惟天主教乃爲耶穌基督所立之真教

一七

廿二 有意改教阻碍橫生不勝躊躇

一九

廿三 統治神權至爲緊要天主教自古保存誓反教竟推翻之爲欲詳究天主教之內容乃拜訪該教教士鮑公而就正焉方知向所聞批評天主教之種種不入耳之輿論盡屬誣罔

二〇

廿四 眞宗教創自造物主其道耶穌來而益明世世當有一有權者能傳授其道審定經義判斷曲直

二二

廿五 爲改教故甘願辭却大學教員優缺

二三

廿六 接讀家書千方勸阻不勝惆悵又念及當犧牲一切益增鬱悶

二四

廿七 與知己談心理論

二四

廿八 定志辭職又與書記員某君商議彼勸行祈禱姑回家靜養

二五

廿九 常年大會之時又會晤鮑公乃請假歸國路中與本主教談話

二六

三十

路經火奴魯魯比國修士贈以討論箱一冊日讀數張兩教真偽益顯不久抵故鄉合家羣起反對彼此傷心

二七IV

卅一

棄禮拜堂而往天主堂在堂自覺不勝欣幸大禮彌撒時聞唱信經更覺感激異常

二八

卅二

行天主教理規讀師主篇閱各種辯論宗教書益信惟天主教真爲耶穌所立之聖教

二九

卅三

舊友知己概明於別事不明於教理雖待遇情深及實行改教卒爲所棄將誓反教職務等信據退還後得入天主堂圖書館與噯司鐸閱書談道拜見甘

三十

卅四

雷氏主教參觀達尼老公學與耶穌會司鐸輩相識欣羨不已

三一

卅五

真教既已查明改志因亦決定乃懇蒙哈橫拿城主教允准得重領洗禮併領堅振越日又得初領聖體

三二

卅六

改教後誓反教人誹議紛紛歸正者確悅樂異常可謂心滿意足云

三三

卅七

附錄哈橫拿主教証書及譯者祝辭

三四

我之改奉天主教之小史譯本

小引

偶閱一九二三年九月五日出版之法文學報 *Études*，見載有『我之改奉天主教小史』一篇，爲耶穌會花友蘭司鐸 P. F.X. Farmer, s. j. 之筆記。花司鐸美國若而齊 *Georgie* 省人，自幼奉誓反教，屬監理會派，職任牧師，傳教中國。後因溫讀教史，深究教理，就正高明；特因其誠心祈禱，蒙天主寵照，賜其憬然醒悟，知其向所信奉之教，原係屢鼎；而向所仇視之天主教，乃是正宗。遂毅然決然，不顧人之是非，棄其所奉而奉之。改牧師爲司鐸，入耶穌會，仍抱傳教中華之志，可謂勇矣！歸正後，深自欣幸，惟不欲獨善其身，見己之如夢驚醒，尙擬有以醒人；爰將生平履歷，及改教理由，披瀝縷陳

，登報公布，以示善與人同之意，又何其仁歟！夫所謂天主教者，以欽崇獨一無二，天地萬物之大主宰爲宗旨。肇基於上古之世，分VI三大時期，先後呼應，一脈相承。厥初生民，渾渾噩噩，概知造物主而敬拜之；敬拜之式，原無定規，要皆率性而行，是謂性教時期。後有梅瑟，奉天主聖諭，始將教義教律，大書特書，頒佈施行，是謂書教時期。性書兩教，統名古教。迨至漢哀帝元壽朝，天主爲救贖萬民罪過，降生塵世，兼而爲人，名曰耶穌，譯言救世主。徵號基利斯多，省文基多，卽品位至高之意。耶穌抱救世主義，遺表垂訓，確以古教爲本，惟從而補足之，成全之，增定新規，設授新職，另立教會，錫寵特隆，是謂寵教時期。凡現今及至世界末日所謂之天主教，特指此第三時期之寵教而言也。寵教誠爲耶穌基利斯多所成立，故惟天主教，乃可謂耶穌教或基多教耳。又耶穌立教，

選定教首，作爲代表，教皇是也。歷代教皇，常駐羅瑪，因此有呼之爲羅瑪教者。顧雖以羅瑪爲教廷，然推立教之本旨，務使人人信奉，無階級之別，種族之分，疆域之限，大公無私，故西國通稱之爲加刀立克 catholic 教，猶言公教云。至於誓反教，其歷史如下。天主降生後一千五百餘年，有德人路得 M. Luther 者，本爲天主教士，性倨傲，誤解聖經，妄傳謬說，一味執拗，不從善勸，卒被教皇良第十擯斥；於是氣憤填胸，揭竿倡亂，招集同志，鼓吹革命，別立一教，名以誓反 protestant，誓以反抗羅瑪公教爲事。凡浮囂輕薄之流，羣起和附。後其信徒，見天主教廣傳中國，乃亦乘機潛入，炫其名目曰耶穌教；近今又屢稱之爲基多教焉。以致吾國人士，未讀西文信史者，每指鹿爲馬，認假爲真，良可慨也！尤宜注意者，卽邇來因基多教會學校，有必讀聖經，及行禮拜等定例；青年

學生，多所不服，共相攻擊。於是反對基多教之聲浪，甚囂塵上；而天主教時亦竟遭波及，一若兩教不分彼此者。噫！誣罔之甚矣！茲幸得花司鐸改教之手筆，取而閱之，喜曰：此篇小史，詢可爲辨別真僞之試金石，更爲誓反教徒之當頭棒。於是不揣謏陋，亟譯華文，供獻於吾國諸同胞之譚宗教者。奉勸諸君，捐除成見，誦此小冊，將花司鐸所以改教之理由，反覆審慮之，則天主，基多兩教，是一是二，孰真孰僞，自不難水落石出矣。尤望如花司鐸之前入歧途者，亦如花司鐸之今歸正路，不勝翹首企踵以待之！

民國十五年 1926 五月 J. T. s. j.

松江張士泉識

我之改奉天主教小史

花友蘭

耶穌會
司鐸

F.-X. Farney, S. J. 自述

一 友蘭生於奉誓反教監理會派之家父專務營業母熱心信教年稍長領洗同信異端而不覺

余於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十月十四日，生於美國若而齊 Georgie 省之高你愛兒 Conyers 村。方余尚在極幼稚之年，合家往居高文東 Covington 卽於此我父行商貿易，出入園囿，而余之誓齡及青年時期，不覺荏苒而過矣。自幼父母之提撕警覺，其培植我也，不遺餘力；凡有兒童輩，必選擇其善良者，方准余與之親近。時我父專務營業，無心於宗教，故爲我弟兄學習教理一層，悉委托於我母。我母之信教，極形熱熾；如冬夜就寢時，屢教我誦睡前經，曰：吾今將就睡焉，求上主護守我靈云；乃坐於我床側，熄滅燈燭，從此藉房中火爐之微光，每見其或跪或坐，肅靜不動，而行祈禱。如此善表，置於目前；又時聞嘉言懿訓，故有關敬神之舉，早已印刻於我腦筋中，而畏主愛主之情，常縈五內，從未或間。然另遇幾種特別環境，使余爲修成終身大事，有所定志；而愛慕耶穌之心，更覺肫摯。我母監理會派之一熱心信徒也。禮拜日清晨，每領余或囑余偕幼弟同至禮拜堂；午後則入主日學校。凡逢兒童集會聽道日期，余亦必往參與恭聽。在此往往演講罪惡，地獄永刑，救世主愛人，受難至死，及善人在天之榮光福報等教

理；事大詞嚴，竦動人聽。一聞招呼聲，余即前往禱告於上主台前，痛認幼小時所犯罪過，迫切流淚，定志改遷。瞥見同年者，領受洗禮，無任垂涎，急欲仿效。十二歲前果已屢次求母准領此禮，彼終以爲余年太幼爲辭，思待年更長而益明此禮之意義，然後領之爲愈。我母之所以然者，固不足異；蓋誓反教中，多有視洗禮爲救靈無關緊要之端，不過目爲一外號而已。然余不願再延時日，卒得受洗，一如我父母，而進誓反教監理會派焉。

二 入私立官立學校性拘謹受同學薄待好行神業登名於傳教青年會冊上

迴溯余六歲入私塾，十一二歲進官立公學。秉性畏葸，易受驚惶，良心極細，雖小過亦不敢犯。每見同學作非禮粗劣之舉動，心房必忐忑不安；謹遵母命，與輕薄者斷絕往來，誠恐獲罪上主，常謹飭自持。如此拘謹，深滋物議；責我者有之，笑我者有之。甚至當此天真爛漫之年，已覺行善之難，有出人意外者！然此猶其小焉者耳。蓋上主賜我寵恩，助修忍德，以當時輕微之困苦，練我心志，增我勇毅，以備任當日後更大之艱難也。時凡信徒種種職務，盡之自問忠忱，到堂禱告，禮拜日，入校聽講，閱看聖經，口誦每日經文，及行別種善工，從未疏忽。且於傳教青年會冊上，亦登名入會，而甘爲其一份子。

三 入監理會派公學參與宣講會有志於愛主救靈傳教事業

吾家尙稱寬裕，我父不惜鉅資，欲予讀書，受完美之教育；因而余年至十五十六歲，得入愛瑪利 Emory 公學；距高文東不過四五里。在此肄業，直至領哲學秀士文憑爲止。該公學原爲監理會派建設，一切規模，概呈教會氣象，教員及學生中確不少誠心信教者。博士槐倫 台來 Warren Candler 時正充校長，後於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受祝聖爲監理會派主教。槐校長及博士田甘 Dickey 之諸凡訓辭演說，爲我於學問上，道德上，浸潤陶冶，大有影響。憶值在愛瑪利受小學教育時，已覺私心切向於宗教事業，思卽以此爲將來立身地步；然此有關匪淺，豈可孟浪從事，自當再待時機，冀得更大神光之寵照，然後爲終身大事，審慮熟思，決定主意，方可鼓勇直上，而無顛覆之虞。光陰迅速，如此時機，不久已至。因適在高文東 監理會派教堂開宣講會，牧師施達通 Rev. E. M. Stanton 主席，每日早晨晚上，共開二次，宗旨不同。晚上特使教中大多數庸庸碌碌者，來堂聽講，藉資勸戒；早晨則爲盡分守規，素稱優良者，互相砥礪，奮圖前進。際此開會之期，余專心致志，早晚到會，除聽道外，另行祈禱之工，始終不稍寬懈。幸蒙上主不棄，渥施神惠，特使余早晨聽講時，始覺與耶穌心契最爲緊要，救己及救人之靈魂，爲當負之重任；故另覺有重要問題，作余日後修成之基礎者，默感潛孚，致使閉會後，仍深刻於我心目中，又賴上主之寵佑，至今猶未遺忘也。從此耶穌爲我心之摯友矣！每日讀書功課畢，往往覓一僻處，獨自禱告，且恭默真神聖道，余堅信真神之實有，且能與之神交，確爲子至

大之快慰，甚至有時深夜不寐，而樂與之心情對越也。

四 承狄牧師指導又多閱聖書願以身靈奉獻於主任其使用

時在高文東管理監理會堂者，係牧師狄末蒙 R. J. A. Timmerman，余與之親善，情意甚殷。彼知我於上次開會時期，五中覺得非常默感，遂隨機應變，加以指導，助我內修，以成人之美，視爲己任；凡所以能扶植我之德性者，無不竭力行之。原有大書房一座，藏置各種精選聖書，許我自由出入，任意翻閱；翻閱之下，不覺津津有味，手不釋卷。特於白斯歹 Baxen 所著論聖人福樂 de Saints Rest 一部，讀之更有興趣，使余超然提舉，宛如神遊天上，渴望早出塵世，得與在天諸聖同享永福爲快；又使余澈悟人生於世，性命短促，早宜積功樹德，以邀常生賞報，方爲真有智識；倘貪圖一時之逸樂，拋棄萬世之榮光，豈不是非顛倒，癡狂之至！故爲余終身大事計，輾轉思維，躊躇莫決；惟於世俗上擇一地，不論如何優勝，終覺不愜余心也。時適有我友某君攜聖書一冊示余，書名 Kept for the Master's Use 誨人以身靈奉獻吾主，自願爲揚其榮，爲救人靈，任其使用云云。余取而誦之，實獲我心，急欲踐行，輒泚筆而繕志願書，將我全身永獻於慈善之大主。

五 將傳教之志稟告雙親此事大傷父心

然念及此事，理當稟告雙親，頓覺寸衷輾轉，惶恐萬分。蓋余乃長子，且我弟已長辭而去

，茲我弟兄所存留於世者，僅余一人耳；我父早夕一心所希望者，無他，惟得見我一旦有成，能出而與世周旋耳。倘一朝得悉見稟實情，必將驚嘆，大失所望；能不椎心傷骨，若受鋒刃乎？故不敢遽爾直陳，又不敢終守緘默。當此踟躕疑難之際，祇得奔赴上主台前，流淚呼號，懇乞助佑。卒蒙其俯聽所求，賜寵翼輔，振刷精神，俾將余天良中所受之感覺，及與雙親意見不同之理由，謙恭謹敬，當我父前，掏誠而稟。彼傾聽之下，初果泰然處之，容色如常；蓋時有他人在側，不便顯露真情也；及至人皆退出，獨與我母同處，則不禁愁眉蹙額，痛哭恸暈而出矣。

六 暑假中習行傳教事嗣入大學攻讀神學樂與傳教會會員親炙

迨中學畢業，乃至牧師施達通處避暑，乘此消夏之暇，馳驅於若而西省北方諸城鎮間，裹理開會宣講公禱等傳教事宜。目觀罪人以此翻然改化，而來投誠於吾主耶穌基督之旗下，不勝欣忭歌舞之忱。嗣高等亦畢業矣，暑假時期，過之與往年無異。遂於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歲杪，入王代而皮 Vanderbilt 學院，該院設在登納西 Tennessee 省之拿色未兒 Nashville 城。當時屬南區監理會堂管轄。余從此居院攻讀神學，以備日後擔任牧師之職。余研究神學大綱，歷二年之久，適在拿色未兒城，有一等誓反教中熱心信士，憎惡世風之腐敗，悲傷教會之廢弛，結為團體，合成一會，以傳教為宗旨，互相勉策，挽回澆俗，嚴整教規。擇老多利撒 Tulip 路

之監理會堂爲總機關，每先到堂公同行禮，然後出發，各往所派地點，或濟困扶危，或釋經論道。會員中所奉教派不同，故其所守信條亦各殊，各派各信，從無一致，此乃相反教之通病。雖然，此等會員之一心熱切救人，大動余心，故余乘功課之餘，樂與之晉接往來也。

七 定志出洋傳教中華先暫居修院及同盟公所內學習傳教方法

按該會惹人另行注意者，卽辦理遠方傳教事宜。余有時曾聞路過此地而來之傳教士，演講傳教於外教區域，極爲緊要云云。故於愛瑪利公學時，已有志盡此等義務，曾當博士耿台來及全體同學前，習練演說，卽以傳教外方爲題，頗承博士之贊許。及入王代而皮大學院，於是素懷離鄉背井而爲教士之夙願，乃得毅然決定，矢志不移。此果爲我父最傷心之悲劇；然未幾，因念及出發至中華傳教士之遺跡芳表，無任景仰，心切仿效，遂將此意，稟告家嚴。家嚴接到此稟，更如霹靂一聲，當頭轟擊，驚魂動魄，莫可言宣！其賴我一人而所有全家之希望，從茲盡歸泡影！何怪其歎歎太息，愁腸寸斷，含無限之憂思也。然中國之行，專爲救靈起見，事關重大，志已堅定，不敢游移，惟發軔之前，先往濱於松 Hudson 河之虐克 Neck 城，居宿傳教修院，及教士教徒同盟公所內，孜孜訖訖，肄業數月，咀嚼聖經，博覽有關傳教之歷史及法則，屢與往來路過之傳教士接談閱歷經驗；總之凡所以使玉成聖召而造就才德，以能膺將來教士之職務者，靡不悉心究習。

八 初次至中華傳教於廣西桂林

西歷一千九百零一年，即前清光緒二十七年春，拳匪之亂甫平，始得首途，乘風破浪，安抵中華，直入內地，至廣西桂林省城而駐足焉。然足履中華之地，口不能言中華之語，何以與中華之人交接？故學華語，實爲先要。然每聞吾同鄉之精通華文者，莫不衆口一詞曰：此語特色，學之殊非易易，然時余一心急欲以神聖之福音，及早貢獻於此邦人士，故不憚煩勞，宛如孩童之咿啞學語，焚膏繼晷，專心習練。幾及二年，自幸已可試用；卽出而與人酬酢，服務於教會矣。又使與地方士庶，往來晉接，更爲便易，剃髮垂辮，不以爲恥；衣服飲食，悉隨俗尚；禮遵聖保祿之所謂與何人居，作何人樣，所以使人人得接近而救之也云云。終日碌碌，不辭勞瘁，或在教堂內，或在街道旁，當衆布道。時而將聖經聖書等分送於人，時而巡行四鄰城市鄉村，隨處宣講。

九 與皮宋女士結婚大得臂助開教於平樂及柳州等處

一千九百零二年，余與瑪爾大皮宋 *Martha A. Beegan* 女士結婚，該女士曾來中國，其志願與我不謀而合；特爲女界中，襄助敷教。誰欲知其如何忠忱，盡此重任，請一閱傳教中華廣西之女英雄小傳可也。桂林梧州之間，有城名平樂，尙未見有教士踪跡，余被遣往至此，購地開教。因吾美人初次出現，迭生波折，飽歷艱辛。越二三年後，余偕同別一教士調派至柳州府

·該處更遠，荏苒遍野，素種盜藪。余與拙荆旅居於此，或行祈禱，或出佈道，苦心孤詣，早夕不遑。

十 返國省親忽遭父喪

直至一千九百零七年，乃又束裝就道，返國省親，得回梓里，團聚一堂，復享天倫之樂。然樂極悲來，不久，家父條染沉疴，遽然逝世，殊深痛悼。此次旋里，除省親外，亦爲稍事安息，調養精神；蓋至中國內地開辦教務，終日風塵僕僕，加以動遭掣肘，焦思勞力，殊形疲憊，不得不暫歸靜養也。然乘此賦閑之際，仍不時爲吾同胞，出而宣道；或纓陳客況傳教趣景，以興起人競效之心。

十一 第二次來華仍至柳州續開教務不幸失內助復歸祖國始覺同盟會之缺點

然開創之舉，不可長期延擱。故未踰數月，不辭長途跋涉，復回至中國柳州府。重整旗鼓，將方興事業，力圖擴充。惜事不隨願，所行新策，終未告成。蓋歲籥二更，賤內忽一病不起，安然善終，頓失臂助。不得已，又返祖國，含悲株守，乃編輯上所言之女英雄小傳，付刊問世，以資帷範。余於誓反教教理，自幼至今，信以爲眞，從未稍有所疑。後歷多年之經驗，瞥見教士與信徒同盟會之事業，殊不穩固。蓋會員所信之道，互相徑庭，且多紕繆，而會中一切

組織，又不無應當改良之處；然當其時，尙未有絲毫改教之觀念也。

十二 第三次來華經歐洲游覽天主教堂既抵中邦傳教安徽江浙之間

惟傳教中邦之志，雖遭困阨，並不中餒，爰於一千九百十二年，又啓旋東行，取道歐洲，遊歷英荷法比德瑞士義國等諸勝跡。值此瀏覽之際，日與天主教人接觸，惟未嘗研究其教理；又仇視之心，成竹在胸；故雖目擊該教一切形式，終不識廬山真面。余淹留羅馬最久，凡此處及各方所參觀之天主教堂，無不巍峨壯麗，金碧輝煌；然不過奇其年代之久遠，工程之浩大，構造之精巧，歷史上，美術上，果認其不無價值，如此而已！至於教之內容，睥睨漠視，無甚注意。故諸凡教中大人物，隨處出入於眼簾之中，雖爲余日後之歸正，大有影響；然當時心中，竟不覺有所感悟。蓋吾鄉之談及天主教者，謂其較之野蠻族種，雖稍勝一籌；然而道德淪喪，敬禮虛妄，是異端也。此等蜚語，自幼習聞，信以爲真，勢所必然。況吾國大學院中，神學教習，每又演講天主教會中，如何將當初耶穌所授之理規，推翻破壞，幾乎盪盡云。於是鄙夷之念，厭惡之心，益覺侵入肌髓。時羅馬教皇爲庇護第十位也。吾鄉友圈，已領得覲見券，將入教廷覲見，邀余同去，余固辭，不願參與其間。若輩以爲至大之榮，余以爲莫大之辱。噫！捕風捉影之詞，海市蜃樓之說，誣蔑聖教，欺蔽愚誠，讒害之毒，有如此者！暢覽既畢，卒在

義之拿玻里 Naples 埠，乘輪解纜，嗚嗚一聲，向東方進發，輒於十月間，逕抵上海，重見我所思慕之中華百姓，無任欣愉。來此傳教，誠覺出乎上主之聖意，深為榮幸；旋與上海蘇州湖州等處同教同志諸君，握手相見，情深意厚，極表歡迎。不久，余欲行之事，即起始實行；指定浙江安徽兩省交界之處，為余傳教區，以浙省湖州為總堂，共有教堂四所，按時巡視，川流不息。另有本地牧師及宣講員多人輔佐，傳教熱忱，有加靡已；或佈道，或授洗，或行聖餐禮，或親往信友家慰問；且乘農隙之閑，每聚眾開會，啓愚蒙，振頑惰，凡所以能引人走基多之天路者，可謂自朝至暮，竭盡心力矣。

十三 翻閱書籍溫讀宗教歷史乃見誓反教之種種怪象

此處頗多河港，行路概用船隻，為此余亦備賑船一艘，甚為狹隘，內僅容桌椅臥榻各一，及為舟子一僕日用要件而已。憶前余同先妻在廣西傳教時，多有青年牧師每來棲宿，理應照拂；倘遇新到教士前來，則當為之購辦一切應用物品；又須教授華語，忙碌異常。今者處境不同，隻影單形，獨行踽踽，既無家室之牽連，又免應酬之繁瑣。或閑居總堂，或在路上靜坐舟中；或值陰雨連綿，無可動作之時，常恐曠廢寶貴之光陰，乃終日翻閱書籍，不倦不厭。歲月侵馳，倏忽一稔。於是溫故知新，重讀聖教會之歷史。此歷史也，非常史可比；其敘述基利斯督之信光，如何經千萬困難，卒能出奇制勝，愈傳愈廣，燭照天下；讀之不禁令人驚訝不止，怡

然神往，不忍釋卷；確爲余在王代而皮大學院修業時，最愛讀之聖書也。惟當時年幼初學，於教理上，尙欠經驗；其中有多問題，真僞不知分辨，今則不然，虛度三十有六歲矣，幸知識自認增長，前之在黑幕中者，今得揭破之矣。故自此次反覆細核教史之下，而吾基多教之種種怪象，始現我目前，不勝悲嘆！

十四 路得亨利等詭譎誣罔淫暴無度天主安得舉爲教祖重整教規乎

確查吾教祖路得，及其門弟言行中自相矛盾之處，難以罄述。恒語人曰：『是道也，是誠也，曾奉上帝之命，教人堅信而遵守之者也。』豈知伊等自己往往於言語中否認之，行爲中違背之。每又痛責奉天主教之君王，治異教之人，濫用酷刑云云。豈知若輩卽以此等之刑，擅加諸奉天主教人之身上，而不自知其爲非分！人言路得亨利第八，及賈爾文慈善爲懷，痼疾在抱，行高而德鉅，不愧爲宗教革命之偉人。不料讀其傳記，考其實事，竟知有大謬不然者！證據鑿鑿，無可隱諱。夫路得者，本爲天主教之教士，背誓失信，個規越矩，洵教士中之罪人也！亨利第八者，殘暴姦淫，重演黑落得王室中之慘劇，乃英吉利之昏君也！賈爾文者因有名彌合兒塞爾凡 Michel Servet 一人，否認三位一體之教理，竟處以炮烙之刑，當其在火中號咷焦急之時，彼自半開半閉之窗中，坐視其慘死而不宥，殘忍若此，誠心如鐵石之人也！豈全能之大

主，欲挽回風俗，整頓教規，而選舉此等人爲之祖師乎！

十五 誓反教信道不同卽聖體一端講解不一且棄耶穌所立聖事之奧跡故已失真傳

吾教尙有一事，極引起我徘徊疑慮之心者，卽論當信之道，意見龐雜，互相抵觸，提及聖事之奧跡爲尤甚。如講聖體聖事，有言耶穌實隱在餅酒形中者，有言餅酒不過爲耶穌之記念品者；持論紛紛，莫衷一是。路得之爲人，雖膽大無所忌憚；然猶不敢否認耶穌之實在聖體中也。乃吾觀天主教人，普世萬國，自始迄今，已經十九世紀，莫不衆口一詞，堅信耶穌實在聖體之內，果非獨記念而已也。倘該教所信爲真，則余之行聖餐禮，詎非如扮相之演劇，徒以供觀客之賞鑒乎？然則余將安所適從，非從衆之爲愈乎？又卽據吾教明人如博士夏勞 Dr. Shell 等所編輯之教史，亦認始初信徒，不獨敬聖體爲聖事之奧蹟，且以之奉獻而尊爲祭品焉。何吾教現今無此一舉也！然則吾教已非當初之教乎？此卽按英教歷史，英吉利之大監督神學博士牛孟 J. H. Newman 之所以一旦翻然改悟，背棄其教，而入奉羅馬之天主教也乎？今此事激動余心，甚形猛烈，覺有不得不生急起直追之情。於是愈慕其人，愈讀其傳，而愈究其改教之理由。繼又稽悉基多曾立定聖事之奧蹟，故凡宗教之真爲基多所創立者，當必有聖事之奧蹟，彰彰乎其明矣。又如果爲基多創立之教，則時雖分古今，而道應無二致。何以吾教，今之道與古之道

不少抵觸之處，豈非已失真傳耶？尚可謂基多之教耶？同時適余友某君，宗美國監理派之牧師，携來教理書數卷，余借而閱之，藉悉基多教之當有聖事與蹟更爲明瞭。

十六

自問行聖洗等禮不知其中真諦難免自欺欺人之罪又見禮拜堂中禮規各隨人便無一定之公式

乃返躬自問，覺於傳教一職，盡之大有虧缺，不勝愧惡之至。蓋余屢屢行洗禮也，行聖餐禮也，而不知其中有何取義？何者當信？何竟宣講之，以使人信？論此等禮儀之詮解，余果自幼聞之於監理會派之學校中也。乃今灼見此派之詮解，與當初信友之行法，大相背馳，則其所解者之不足恃，自可想見。以之訓人，難免自欺欺人之罪。然則余之地位，冒險甚矣！余曾在上海，入宗英派之禮拜堂，參與教禮，見典儀之隆盛，現出一種穆穆皇皇之景象，較之吾監理會及別派之基多教規，不啻形式，行禮各隨人便，教堂中往往呈冷靜寂寞之情態者，何啻霄壤之別！相衡之下，心脾悸動，無任景羨。竊以爲堂中行禮，非盡虛文，各節可各任意義，所以表各端之信道也。如以此等禮儀，定爲公規，令於各堂中一律施行，不得擅自變易，比之各堂隨各本堂牧師等之意見，性格，才能，而編之禮規，豈不優勝萬倍乎？

十七

中國人士見此情形疑而質問將何辭以對不將輕視教士及所傳之教耶

上言余之地位，甚爲冒險，此並非虛語。蓋傳吾之教，靈魂之得救與否，姑無論焉；卽中國人民，聞吾教之道，勢必懷疑不服，恐將羣起而攻。蓋中國雖少有奉教者，然無有一不能推情度理者。任何一中國人願來學道，目擊吾教情形，定必見怪而質問我，我將何辭以對乎？茲姑執吾教通行之洗禮一端言之，憶及前曾見一浸禮派之信徒，入監理會派堂，適在行聖餐禮。監理會派信徒前往領餅；而此人也，以其非同派教友，竟被阻止，不准前進，只得侍立門口。旣而出堂，悻悻而去。當時別有信徒，從旁見之，不勝詫異。因起疑問曰：浸禮派之洗禮也，果有價值否，受之者是否亦爲信徒？何以不准此人同領聖餅乎？且洗禮之於救靈也，果爲必要否？何對於嬰孩也，某派說當卽爲之付洗，而別派云可俟其長大而付之，是何道理？又此派之洗禮，或淋以水，或浸於水，兩式可任意取用。而彼派之洗禮，則惟浸於水一式而已。豈一式比別式更爲有效乎？已信教者，尙異而如此疑問，況其未信者乎？夫在吾美國，誓反教派，素來紛歧複雜，各道其道，各是其是，遇此種問題，我果知其無有一能出而判然解決者。惜各派教士，來至中國，各傳其道，各設教堂，各分門戶，勢必有中國人士以爲名爲一教，或稱耶穌或名基多。然見其派分支別，信仰不同，內容各異，對如上言之洗禮，或別端教理，前來設難詰問，欲原其所以互相參差不一之理由；而吾輩教士中，有能挺然而對付之以圓滿之答覆者，吾更不之信也。則是中華百姓，將視吾輩教士爲何如人耶？目吾等所傳之教，尙何有價值之足

道耶

十八

宣講劃一之道於中國更爲緊要爲此展開基多教統一會惜未見成效從此傳教愈久心愈不安

夫美洲信徒，據前所述教理教規，果隨派而異，至爲紛更，漫無統緒。然愚民無知，大抵不以爲怪；蓋往往生於何派，卽學何派之道，拘而守之，以爲已足，不顧其他；曲從俯就，習以爲常。而余回憶從前自認亦正如此，愧悔無地。至於中邦教外人民，不可相提並論，少見多怪，易滋物議，爲之傳教士者，應當同聲同氣，宣講劃一之福音，抱持定規之標準，弗執各人意見，方可傾服人心。教邦中較爲明達者，果亦想念及之。故不論何處，凡吾教所傳至之地，特於中國爲尤甚，莫不嘆信條之不能統一，爲極大之缺點。職是之故，近年來在上海或在別處，屢開基多教統一會，以討論如何聯絡教會，劃定信條爲宗旨。惜未見成效爲可憾耳！余居中國傳教愈久，自問良心，愈覺不安。蓋竊忝膺基多教牧師之職，當佈道訓人；而不知何者實爲基多之道，佈而訓之。余自幼奉監理會派，所學者乃監理會派之道，明矣。然是道也，不過爲該派人之意見，如別派之傳別派人之意見無異，安知其爲基多之真道乎。然則以個人之意見，托基多之名義，令人信奉，侮辱基多，莫此爲甚，心能安乎！

十九

真正基多之教萬世萬民當共守惟一信條且基多既去故應

當有一代表總理教務維持正道

夫基多之立教也，爲個人歟？抑爲公衆歟？若爲個人，則是不公，基多決不出此。若爲公衆，則其道理應普天一律，萬古皆同，況既爲基多之教，則奉其教者，自不可爭持無數個人之私意，各樹一幟，然當各除成見，共守惟一基多之真傳，而合爲一家，庶不負基多立教之本旨。願基多業已辭世升天矣，從此世世須有一有權者，代表基多，總握教綱，統理教務，以保存推廣基多之真傳爲職任。凡關教理問題，於紛爭疑難之中，能正式辨其真偽，判其是非，令人有所遵從，如此代表，豈非甚屬緊要乎？而吾基多教，竟無此決不可少之代表，則吾自稱爲耶穌教，或基多教，何所據而知其真爲耶穌或基多所立之教耶？真爲耶穌基多所立之教，其所示之真道，能不授權維持，而反任人擅意講解，紊亂錯雜有如此耶？

二十 中國教門林立而真者不過有一此教爲何當如迷路之人亟

宜問津

於是疑團叢生，茫無把握，焦思積慮，寢饋不寧。譬有旅行者，前見道途縱斜直，參差不一，倘不覺迷途則已，如起疑心焉，則恐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必逡巡退縮，不敢往前；須觀察叩問，辨明路徑，然後舉足再行爲妥。乃環視中國，則見吾基多教會之已傳入者，如蜂擁蟻屯，名目繁多，屈指難計，茲特揭其尤大者，畧提數宗：如監理會，浸禮會，長老會，青

年會，英吉利派，上下兩等會，聖公會等。以上在中國統名爲耶穌或基多教，除此以外，別有希臘教會，更有羅馬加刀利克教會，卽中國所稱之天主教是也，凡此種種教會，果皆以崇拜耶穌基多爲表面，此爲公同之點。不知其中細底者，每有混稱之爲基多教云。及審核內蘊，乃知各教重要問題，概多有彼此唐突，如冰炭之不入，冰炭之不和者。然無不自鳴爲耶穌基多之真教也。但耶穌基多所立之教，祇一焉耳，此固盡人知之，故其道自當鎔鑄一爐，不得稍有自相矛盾之端。以上吾所纓陳之各教會，決不能全是正宗，亦不能盡爲左道，其中必有一教，且惟有一教，眞爲耶穌基多所創立者。而此教爲何，茲當如上所言迷路之人，急宜尋根究底，訪查確鑿，務必指破迷津，得歸正道，是爲至要。

廿一 博士牛孟著有教理書多種搜而讀之益見惟天主教乃爲耶穌基多所立之真教

余從前旁搜博採，開卷誦讀者，無非爲誓反教各派人所撰之書籍。今始覓得一書，名辯讀真教，乃爲天主教樞機大臣牛孟公 J. H. Newman 所著。初次啓閱，卽覺趣味濃厚，持論精確，令人百讀不厭；而研求真教之熱忱，於是益加熾烈；余卒獲棄謬歸眞者，實此大著作家之賜也。感承厚惠，永矢弗諼。

又在上海公共圖書館中，搜得牛公談教刊本多種，如英教現況，英教試行法則，英教演說

詞等。按牛公一八〇一年生於英京本爲舊反教監督一八四五年改奉天主教精通神學爲神學博士於是著書立說痛駁舊反教之謬一八七九年升授樞機大臣兼充杜白林大學院院長然當其歸正以前，最後所作之基多主義發展一冊，亟欲一覽爲快。惜自本地書房，遍索不得。乃函托友人，自英國購辦；併乘機託買天主教辨道書二三種。及一旦辦到，刻不容待，立取捧讀，如嘗甘美食品，細咀緩嚼，津津有味。書中大旨，牛公謂凡奉基多之教，而是教果爲基多所立者，乃爲眞教。然欲知教之是否爲基多所立，須觀其信條誠命，現今時代，與往過及當初時代，是否合同？同則是，異則否，此必然之理也。乃稽查無數教門，雖自表面觀之，果皆以崇拜耶穌基多爲名；然論其信條誠命，基多傳之宗徒，而宗徒又傳之繼承人，世世相傳，至今弗替，前後一轍，從無變更者，厥爲惟一之天主教乎？而此並非無稽譌言，牛公多引歷史爲證。余自幸生平於史記一門，無論國史教史，瀏覽最多，不時參考，以增智識；因知牛公所引證據，迥非臆造，盡屬事實，有信史可證也。且其發抒意見，措詞透切，說理貫通，使余不得不降心相從，俯首而認曰：唯唯，獨有天主一教，爲耶穌基多所立，而眞爲耶穌教，眞爲基多教；餘者皆冒其名耳。如昔日之饒斯的克，亞峇蒙大你斯脫，陶那的斯脫，半拉祥黨等，概爲異端；不啻今日之希臘教，英吉利派，監理會，長老會，浸禮會，聖公會，及無數舊反教派，亦同爲異端也。今而後吾知耶穌基多所立之教，自古迄今，理當劃一不二，大公無私，盡善盡美；又必須自耶穌所委任之宗徒，正式繼承統緒，一脈相傳而後可，此教維何，除此天主教以外，吾未別有所見也。

廿二 有意改教阻碍横生不勝躊躇

竊念余生長於幽闇黑夜之中，昏昏蒙蒙，誤入歧途；今於埋頭用功之下，初放一線曙光；藉知迷離失路，得以回頭，尚可謂不幸中之大幸。故不憚絮絮嗶嗶，掬誠詳敘，以示多閱正經書籍，開人智識，洵匪淺鮮。然關於悟司一面，按上所言，深堪欣悅。但人之立身行事心爲主，心者，欲司所在；審斷是非，固悟司之能；決定從違，乃欲司之職；方慶悟司中雲霧可望消除，正覺欲司內波浪同時興起；蓋揆情度理，推想之曰：如果獨一天主教爲耶穌所立之真教，則欲從耶穌，必須奉其教；若不願奉其教，則是不欲從耶穌，二者彼此相連，不得舉此捨彼。然余之從耶穌也，非今日始；余特於十九歲時，矢志終身，隨從耶穌，至今與之心契神交，戰戰兢兢，恭行其聖意，從未有膽敢拂逆之者，豈至今日而一旦背棄之乎？背棄之則爲我靈永遠大事，將若之何？誰能救我乎？吁，耶穌乎？我之心友，我終不爾棄也，然則余當奉爾教矣。噫！言念及此，不禁心膽慄慄，惶恐異常。因如欲奉其教，則不能不先棄我祖傳之教；蓋若天主教爲真，則其餘皆屬僞，眞僞不克並立。然設棄我之教，併亦當脫離我禮拜堂，焚燬我教理書，拋去我牧師職，凡吾教中所有一切權利，應宜犧牲盡淨；吾家族，吾親戚，吾鄉里，得此消息，不將驚心動魄，毛髮俱慄耶？對此中國余所勸化之信徒，對於與我同道之牧師輩，將何以爲情耶？不將吐罵我耶？嘲笑我耶？輕視我耶？此時也，惟余一人，滿腔憂鬱，如坐愁城，

擬招一同志，而能與之暢談心曲而不可得，嗟嗟苦矣！

廿三 統治神權至爲緊要天主教自古保存誓反教竟推翻之爲欲

詳究天主教之內容乃拜訪該教教士鮑公而就正焉方知向所聞批評天主教之種種不入耳之輿論盡屬誣罔

又思欲明天主教之內容，僅閱其書籍，恐猶未足；尤須與其教師等接洽，在互相析疑辨難之中，真偽更能水落石出。然吾教堂之與彼教堂，判若鴻溝，素不通問；倘余至彼教堂一遊，勢必令人猜疑不已，誹議多端也。屢次與吾知己之牧師數位，把袂談心，發表意見。余乃提議宗教之統治神權，決不可少一節，此一問題，以余觀之，非常緊要，不料伊等不獨不之贊成，且起而反抗，以爲風人權下，就其範圍，不如各自信仰，無所拘束之更爲方便。蓋自由主義之深挾肌髓，有如此者！不思基多之立教也，其啓示之救靈大道，豈無一定不易之真諦，而能任人隨意臆解，自由信仰耶？此定非通論。時值一九一四年，春光幾盡，溽暑將臨。擬定乘消夏之時，隱居滬濱，乃可拜訪一天主教教士，而就正焉。及至炎曦方盛，赤日當空，余同道諸友，再三邀予，偕同至莫十山別墅避暑。余固辭之，乃獨自至上海，擇一寓所，頗幽靜，爲行祈禱誦閱默想等工，最爲適宜。棲身之處既定，即馳赴新北門天主堂，投刺請見本堂司鐸。時有鮑爾農 P. Bolland, S. J. 司鐸，瑞士人，通英法德三國言語，專任應接西國信友。司門者引余

逕至鮑公寢室。初次相見，畧叙寒暄，殷勤備至，卒示肺腑，告之以鄙人充當暨反教牧師之職，於茲有年矣。是教在中國加以耶穌基多之徽號；惟近年來遍覽環境，多讀史籍，乃問其是否名實相符，大起疑心；幸獲貴教辨道書數種，捧閱之下，茅塞頓開，始憬然覺悟，耶穌基多所立之教會，敝教似已失其道統，而貴教獨得其真傳。茲有意加工深究，求達底蘊；爲此趨赴貴堂，緬維寶齋貴教聖書刊本，汗牛充棟，存儲必多，特懇選擇幾部，暫借披覽，俾所得管見，考覈益明。倘蒙俞允，感激無涯。鮑公惠然肯諾，且曰：口講尚可補閱書之不足，請余隨時前往，設遇窈冥迷眩，深邃不明之事理，不妨直陳叩問。自當爲之抉幽發隱，析難剖疑也。並不願有何迴避，有何掩飾等情云。其一副肫誠懇摯之忱，流露於面。余見之，無任欽佩，信托之心，油然而生，乃欣然握手話別。越日又去，鮑公已備集教理書數函，借余誦閱，併指示一切。以後屢次相見，每次必討論多時，有疑則問，有問必答；且將信道規誡，條分縷晰，講解周詳。先是余盡牧師之職，自問熱心傳教，凡教外人之來堂問道者，無不爲之口講指劃，不憚舌敝唇焦，蓋欲所以啓牖覺迷也。曩時余之待若輩固如此，乃今者鮑公之待我洵有類於是，且遠勝於是。蓋我之教人，猶是以誤傳誤，彼之教我，實乃以真闢誤也。吾於是知天主教之神職班，心志高尚，立品忠誠，學識淵博，品位神聖，實有出於吾意料之外者。噫吾教人之評論羅馬教會何其失察，何其誣罔耶！總之論該教會所信之道，所施之訓，所行之事，所守之誡，余確惘然一無所知；蓋余不幸生長於異端教中，習於斯，學於斯，從未逢一奉天主教者，與之結納

，承其指導，以破除成見耳。

廿四 眞宗教創自造物主其道耶穌來而益明世世當有一有權者 能傳授其道審定經義判斷曲直

今始洞悉耶穌基多之眞教，其道斷非世間哲學科學支分派別之各種論說，可以同日而語，乃出自一本大原，卽天地萬物之惟一主宰，至大眞神，所謂天主是也。天主先將此道默示吾人；後又親降塵寰，取名耶穌，譯言救世，將默示之道，從而講解證明。惟斯道也，至完美，至純正，然極深奧，頗難領悟；如果欲人得其眞詮，不致誤會，自宜設一研究聖道所，立一元首，代表耶穌，總理教務，詮釋經義，矯正紕謬，維持正道，作聖教之中樞，正宗之基礎，如此職權，顯然又當世世替續，則眞道庶可世世保全。倘若任人臆解，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彼此紛爭，無一有權者爲之正式審斷，試問誰能認清眞道之所在而循之耶？又眞道概載於聖經，然誰能明聖經之眞旨，而遵從之耶？

按耶穌基多之簡立彼得爲教首，稱爲磐石，授以天鑰，而天主教會，歷代有教皇之繼統，設立教廷者，正以此也。誓反教祖路得等，及其信徒，誓矢不服，謀所以革除之，推翻之，然事不遂心，乃別立一教，將至緊要而必不可少之中樞基礎，一律破除，此乃極大之誤點，蓋既無磐石之根基，又缺中央之總樞，潰犯聖經之洪典，抗違救主之定章，道何

特以保存，教何恃以成立，而猶自稱爲耶穌或基督教之信徒，不思已逸出於耶穌基多所立眞教範圍之外，何止千丈。吾華人通病，每事敷衍，懶用研究工夫，卽於宗教一道，大抵魚目混珠，硃砂亂玉，以僞誤眞，不加考察，殊屬可憐。須知人之所以能救靈，惟賴救世主耶穌基多所立之眞教也，設有誤認其教而望救靈，是無異南轅而北轍，卻行而求前，豈可能哉？夫救靈一事，永遠之禍福攸關，至爲重要，安可冒險，故宗教云者，不該迷信，必須查明眞僞而後專誠信之否之，是爲上策，亦可謂眞有見識。我敬勸奉基多教諸君，閱此花公小史，不辭研究之勞，將其改教之理由，深思而熟慮之，庶幾卒獲眞道，同歸一棧，不亦懿歟？

廿五 爲改教故甘願辭却大學教員優缺

余寓居滬地消夏之期已滿，仍回至湖州，心中怏怏，如負十字架然。十字架喻苦逆境也時又接得一要信，更增此十字架之重量焉。卽承本區傳教事務所長，調遣至南京充金陵基多教大學神學教員。據云：在此大學，基多教徒，各派皆有；今擬定召集各派青年，本國牧師，入內補習神學。每派聘請教員二人，西籍華籍各一。凡遇教理公同之點，則不分門戶，共聚一堂，受公同之課程。至論相異之端，則各派另有教員，分疆劃界，各自受教。余承請爲其中教員之一，本係極榮耀之待遇，并使余推廣教澤爲莫善之時機。尙於數年前，得此委任，必欣欣然，眉飛色舞

，而趨赴之矣。今則大異於是，思念及之，徒增惆悵。蓋一面若此良好機遇，千載難逢，豈可交臂失之；然一面既見耶穌基督所立之教，定非吾所謂之基督教，可以比擬，必別有其教在；則安能悖逆天良，教授偽學，自誤誤人乎？況余正因深疑吾教之爲廢鼎，而欲離棄；當一尋常牧師，而欲離棄，已覺不易；若任大學教員，而後再思躍出，詎不更難乎？於是如臨戰陣，左右夾攻，寸心輓轉，無限煩惱，終難不爲所惑，幸能固辭堅卻，然亦云苦矣！

廿六 接讀家書千方勸阻不勝惆悵又念及當犧牲一切益增鬱悶

先是於吾家信中，提及宗教問題，將胸中所有醞釀情節，已於筆墨間略表梗概。至此接閱覆書，藉悉吾至親骨肉合家人等，以爲余自幼奉教，忽生貳志，不勝驚詫。且諄諄勸誡，萬勿墮落於羅馬教廷黑幕中云。書中言語，雖肫誠懇摯，出於一片婆心，然究屬失察，不知吾儕自己陷入路得真正黑幕之中已久，而不思脫出；今見余之欲出也，而反勸阻之；故雖對於吾最可愛之親骨肉，亦實難從勸。若輩以我之不從勸而憂鬱，然余正因不得已使若輩之憂鬱，而更覺傷心。除此以外，又念及將背我向所信奉之教會，離我同教知心諸友，棄我在中華傳教之優缺；轉輾思維，覺十字架之重量，愈負愈重，無力支持，幾乎顛蹶！

廿七 與知己談心理論

乃不得不與二三密友，一開胸禁，聊解我憂。適在傳教區內，有青年醫生某，余摯友中之

一也，見余愁眉蹙額，疑爲病魔所擾，惻然謂余，如欲醫治，極願效勞云。余答以憂愁之故，並非有何病痛，實別有原因。遂謂之曰：倘吾兄能嚴守秘密，弟不妨將真情吐露；彼習而許之。余乃曰：弟見路得之僞，羅瑪之眞，皆有改教之志；但改之左右爲難，窒碍極多；然爲永遠大事，確又不可畏難苟安，心旌搖搖，沉悶之至，此所以顯帶愁容也。彼聞之聳肩咋舌，驚愕異常；旣而嘵嘵喋喋，千方勸戒。余亦旁證曲引，與之剖辯。然彼謬執成見，百折不回，雖理論多時，徒費唇舌，蓋其於醫藥一道，固富經驗，而於教理一門，確少研究也。

廿八 定志辭職又與書記員某君商議彼勸行祈禱姑回家靜養

光陰迅速，不旋踵間，吾教之常年大會又近；而我之信教一事，去就當有所定決，此其時矣。蓋當開會之期，勢必議派教士明年之職務。余素性誠實，不敢欺人，不敢欺己，更不敢欺天主。今旣知誓反教之爲旁門左道，諸多荒謬；謹按天良，自不能再廁身其間，更不宜仍聽差供職，故亟應謀所以脫身之計。時適吾辦教務處書記員某君，願與我相會，約定某處爲會晤地點。余欲使其知我信仰之趨向何如，乃備一小冊，略舉羅瑪教會大綱，約計十條；獨據聖經亦可證實，無須別證者，另行彙錄，以便記憶。翌日，抽冊往見，先告以茲有宗教問題，事關重大，敢以奉聞，請其含忍傾聽。彼諒然允諾，側耳以待。余乃將心境瀝情陳訴，併按冊上所誌教理，逐條敘述。卒謂之曰：凡此教理，證據鑿鑿，有不得不信服者，吾兄以爲何如？彼聞之

從未料及，愕然不知所對。余進言之曰：天主教也，誓反教也，何者爲真，何者爲僞，今余自問良心，果已明瞭矣。若改信天主教，當棄誓反教；若拘守誓反，當背良心；然則究如之何而可也？彼乃曰：於此果當有所選決，然不可鹵莽從事，宜深思熟慮而行。臨別，勸余同祈禱。於是兩人雙膝跪地，同聲祝禱曰：伏祈上主，錫吾神光，燭吾靈臺，引吾入正道，扶吾順聖意云云。禱畢，起而話別。

越數日，又得與之聚首一堂，彼乃勸余曰：如能返棹美洲，言歸梓里，是爲上策。蓋以爲余之此次來華傳教，任勞任怨，獨自一人，忙碌過勞，加以好閱書籍，有傷腦力，以致發生此等疑心異志耳。倘將教務暫擱不問，家居靜養數月，則此種異教觀念，自必水消霧散矣。如或有問及回國之理由者，慎勿以疑教等情作答，蓋此爲牧師之職位及名譽，大有影響，切不可爲外人道也，然僅謂爲調養心身之故足矣。請醫生爲此出一證書，諒非難事。余擬從其美意，惟別有目的在。

廿九 常年大會之時又會晤鮑公乃請假歸國路中與本主教談話

未幾，所謂常年大會乃於上海開幕矣。余遂乘機又得至申往新北門拜謁鮑公，謂之曰：私心鬱抑，莫可言宣，恐患神經病矣。鮑公慰之曰：君不棄天主，天主亦不棄君也，何愁之有云云。旋至會務所，請假歸家養病。既獲准書，遂回湖州，整理行裝；特將書籍等件，檢點藏箱

，封閉妥帖，以備日後易於寄送。因此時心中已決，不復再往中國，卽或重去，亦萬勿再充誓反教之宣道師矣！路上適有同教主教及其夫人，與我同舟爲伴，日常談笑之中，使我方寸間若此鬱抑不安之宗教問題，概不提及。惟有一次，謂主教曰：予曾閱牛孟 Newman 談教刊物數種，頓覺吾誓反教，對於教理，獨無甄別審定之權，實爲莫大之缺點；愈讀其書，愈覺此權之斷不可少，主教以爲何如？主教答非所問言曰：牛孟之書，拂逆人心，且包藏禍害，閱者不可不知，然不禁我閱。蓋按誓反教中自由審查之定規，無一長上操此類之權，而對於風下有所禁阻者也。

三十 路經火奴魯魯比國修士贈以討論箱一冊日讀數張兩教眞僞益顯不久抵故鄉合家羣起反對彼此傷心

經火奴魯魯 Honolulu 城，游覽天主堂，遇見一比籍修士，贈以書一小冊，此書名討論箱 Question Box，聖保祿會神父剛維 P. B. L. Conway 所著，措詞說理，淵博詳明，純萃切實；多引聖經遺傳，歷史等各証據，將誓反教人攻擊羅馬公教之種種闢言盡語，一一剖辯，至爲透晰。從此舟中無事，日讀數張，兩教眞僞益顯。時心中每有兩念縈繞，一念則喜，一念則悲。喜者喜不久將到我至可愛之家庭也；悲者悲到家時，將報以令人痛哭之新聞也。昔曾接閱家信，已悉合家以我有改教之心，不勝惆悵，今將與之相會，目覩我有不可挽回之志，能不更覺崩

肺傷骨乎？不久，安抵故鄉，得與我家慈姊妹等相抱相見，無任懇懇親愛之至。既而談及羅馬教會，余爲之辯護。我母素來於宗教一門，悉隨子便，此次聽我姊妹等之稟告，亦起而竭力反對，不願爲子者言之合理與否，概不顧側耳以聽。余一面見反對之無理，一面見如此反對，實出於至親骨肉之好意，當時胸中所覺苦窘，洵屬難說難描也。

卅一 棄禮拜堂而往天主堂在堂自覺不勝欣幸大禮彌撒時聞唱

信經更覺感激異常

及至主日清晨，我母仍如往日，囑子伴之至禮拜堂。余固辭不去，此果爲爲母者，亦爲爲子者，最屬傷心之事，然確迫於萬不得已；蓋時信仰誓反教之心，全已泯滅，而行聖餐等禮，亦已目爲虛文，不過徒循故事而已。既知教理之僞且虛，而猶入教堂行禮，是矯詐也，惡乎可。然姊妹等羣起規勸，彼此爭論多時，終見徒費唇舌，於是讓我踽踽獨行，不復有阻擾者矣。從此棄禮拜堂，而屢往天主堂，如依完路 *ivy street* 之聖心堂，或亨德路 *Hunter street* 之聖母無原罪堂；吁，幽居其中，恭行祈禱，何其欣幸哉！蓋有吾主受難致命之記念品在，其所許於憂苦之人，心怡神樂之味，余於此時果親嘗之矣。其恩賜中最爲破格者，卽得跪於正祭臺前，聖體之下；蓋余堅信至尊天主，宛似一大皇帝，坐於御座之上，主性人性，完全隱藏於餅形之內，惠然顧我，何多情也！有時恭與大禮彌撒，而聞唱信經時，五中感激，無日或忘。因余

知此堂皇之經文，爲歷代天主教之信友所唱，唱何語，信何道，不易其義，不改其詞，一心一意，萬口同聲，不若新近監理會派開會時，竟有提議，欲削去或改易信經中聖而公之教會一句也。

（誓反教人，自覺其教，非聖又非公，不知回歸原有之聖而公之教會，妄思更變教理，以迎合人之私意，所謂削足適履是矣！）

廿二 行天主教禮規讀師主篇閱各種辯論宗教書益信惟天主教 眞爲耶穌所立之聖教

洵溯余將離華之時，已始習劃十字聖號，而跪求於聖體臺前；且寓居上海，聞鮑神父指聖堂而言曰：吾主耶穌常在此聖堂中，吾儕往禱可也。故每次談道畢，必引余至堂中祭臺前，跪禱片刻，然後出而話別。及至舊金山 San Francisco 埠，遂購買念珠一串，及天主堂出版之師主篇一部，此書前曾涉獵，乃若望萬雷 John Wesley 所發刊，爲監理會派首先應用書中之一，缺而不全；蓋論聖體道理之第四卷，業已刪去也。從此得窺全豹，亦云幸矣。

家居靜養，與我母姊妹團聚，樂也融融。同時將改教問題，爲余一生最重要之樞紐也，多讀聖書，倍切深究。適於加納齊 Carnegie 之書房內，搜得宗教書不少，翻閱之下，獲益良多。另有博士夏笏 Dr. Schaff 之著作，包羅豐富，考據尤詳；其所引聖教肇興時，宣道師，及歷代

聖師等所講之信道，所謂之信經，所守之規誡，與當今天主教中所講，所誦，所守者，若合符節。此最足令人深信惟此天主教，真爲耶穌基利斯多所立之聖教也。

卅三 舊友知己概明於別事不明於教理雖待遇情深及實行改教卒爲所棄

余有知己某君，與我同教也，其學問熱心，聲聞遐邇，余信託殊深，特去拜訪，暢談衷曲；且將心事實告。又舉論羅瑪教會疑難之處，縷陳就正。不料彼不以真理開導，惟以諷刺譏笑作答，以爲遁辭之計；雖叩問再三，終不聞有滿意之解決。不得已，快快別去，徒勞往返。退而自思曰：人果有明於別種事情，而暗於宗教問題者矣。追念曩昔與我共事諸舊友，要皆機敏幹練，慷慨好施；然敢直言贈以評語曰：若輩辦理教務，勤苦熱心，固堪嘉尚；惜教之真偽，未先察明，其如根本已誤何？我同道諸君，至今綢繆繹繼，待遇甚厚，卽俸金一節，雖期限已過，仍依然付下，此無非希望余之一旦庶幾回心轉念也，情亦深矣。

時正暮冬，傳教部書記員某君來至亞特冷大Atlanta。余乃實告之曰：棄教之志，一經熟慮深思，遍察詳究，不獨無所搖動，且更覺堅定，絲毫不疑。於是知實行改教之時機已至，不得再待，遂與我祖傳教會，含苦忍痛，一刀斬斷，不復爲誓反教人矣！當時良朋好友，目擊傷心，莫不歎歎太息，極力勸阻。見余之百折不回，乃愀然長嘆，憐余之誤墮於最危最毒之錯謬中。

而執迷不醒云。此果爲余一生至痛苦，至艱難之時期也。不久爲衆所棄，獨留余一人，形單孤苦，祇得奔赴天主臺前，而效耶穌山園中長跪泣禱耳。夫惟此至慈之主，余愛之遠逾於我生命之上，伏地哀號，懇其增我神力，不致灰心喪志，顛蹶覆亡也。

卅四 將誓反教職務等信據退還後得入天主堂圖書館與噯司鐸 閱書談道拜見甘雷氏主教參觀達尼老公學與耶穌會司鐸 輩相識欣羨不已

與誓反教會斷絕關係之後，又搜得授職委任，調遣傳教祝福等公文信件，一併退還於前所屬之主教，以示除根去蒂，永無返悔之心焉。

嗣至天主教聖心堂，拜謁馬克凹加神父 P. Mac Oscar。馬公乃主母會修士之會長，接見殷勤，允准余入會中圖書館，隨意擇閱。余在此徧覽爲我大有裨益之書，屈指難計。馬公特派一壯年司鐸噯勃兒 P. Hébert 與我作伴，余幸賴之，得以日常閱書談道。不數日，被引見哈拿 Savannah 城主教彭雅民甘雷氏 Mgr. Benjamin J. Kelley。爰將予改教情由，謹陳塵畧。主教聞之，喜溢眉宇，意謂在大大父，如此慈祥愷惻，昇錫寵光，引人出谷遷喬，棄邪歸正，是上主之大恩，亦卽罪僕之大幸，且賀且頌。旣得鼓勵一番，併加訓誨；卒邀予至哈橫拿城主教公署會晤。余念生平契友不少，然甘公可推爲巨擘。時余正在急需一心腹明師之教導，而適逢

其人，如此巧遇，非天主上智措置咸宜，安可得哉？往哈橫拿城之前，先至聖達尼老公學校一遊，該校開設於若而齊 Georgie 省之馬貢 Macon 地，耶穌會修院內，甫抵校門，即出上海鮑公所籍之介紹信，乃得見院長馬夕納氏神父 R. P. E. Matern 荷承厚意，准於校中寓居一二日。初次認識聖依納爵之弟子耶穌會司鐸輩之修身立品，與之親炙，不勝欣羨。院中所見秩序，肅靜，神樂，愛主，愛人等種種德表，不禁大動我心，而效古聖雅各伯於伯得耳 Bethel 郊外，夢見天主及天神等奇異情形，醒而擊節歎曰：此乃天主之宮，天國之門也云。

卅五 真教既已查明改志因亦決定乃懇蒙哈橫拿城主教允准得重領洗禮併領堅振越日又得初領聖體

後至哈橫拿城，越三四日，乃赴主教公署，請求正式收入天主教。蓋惟此教也，確是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而為救世耶穌基利斯多所創立之獨一真教，證據鑿鑿，明若觀火，主意決定，不敢有所盤桓矣。乃於一千九百十五年五月六日，在哈橫拿城大教堂內，本城主教甘雷氏前，當衆宣誓棄絕舊反教異端。甘公深恐先前所領之洗禮，不生效力，特加倘前洗未妥之一句，再行洗禮，繼行堅振禮。翌日，恭與甘雷主教彌撒，且自其手中，第一次敬領吾主耶穌聖體，何幸如之！

卅六 改教後誓反教人誹議紛紛歸正者確悅樂異常可謂心滿意足云

余之歸正素志，方慶踐行，一時遐邇傳佈。誓反教界內，到處咨嗟太息，莫不以爲驚天動地之駭聞。有詬病我者，有憫惜我者，其知我較深而認識我之內蘊者，謂我之頭腦雖出正軌，而我之心志猶是正直，尚可原諒。其僅知我面而不知我心者，以爲我投入天主教堂，必有貪求耳，恥莫大焉！口誅筆伐，誹議紛紛。昔牛孟公曾謂一誓反教人，反而入天主教，勢必被同道知己，目之爲狡詐，或爲痴狂，其信然乎！按上牛孟公之言，乃提及自己經驗之事也。夫一英國如此高等教派中人若牛孟公者，一旦改奉羅馬耶穌所立之公教，猶不免人之非笑，況余不過一監理會派中人乎？雖然，輿論囂囂，究屬何傷？余得真道，心滿意足矣！凡有評論我者，余敢直承不諱，宣告之曰：我於天主教中，始得教理之的確，信仰之切實，心志之安定，神靈不可言喻之快慰，於祈禱言行之中，常與耶穌基督對越之深情，又自耶穌聖心中流出而遍佈於教會全體之熱愛，倘將以上種種余所心得者，全行筆述，則必成一大冊也，茲姑不贅。惟可一言以蔽之曰：凡於宗教問題，我之明司所研究，我之欲司所希望者，今惟於天主教中全已得之，無需他求矣。自茲以往，惟常憶吾主如是特恩，得以識破迷津，覓獲正道，不勝早夕欣謝感頌之至。又求其時加神佑，使我無荒無怠，有始克終，勇往直前，卒登天國而後已也。

卅七 附錄哈橫拿主教證書及譯者祝辭

按花公自述生平歷史，至實行改教爲止。讀日後哈橫拿城主教甘雷公所出之證書，益知花公之爲人，立品不凡，嚮道甚篤，果非碌碌者可比。且其歸正以後，有何大志，擇何事業，亦可粗知其梗概，故將此證書，摘譯於左。

其詞曰：六年前有一居亞冷大 Atlanta 之主母會修士，作花友蘭先生之介紹，請余與之相會，謂其本充誓反教監理會派之牧師，傳教中國多年，茲已翻然覺悟，決意改奉天主教云。後會晤時，花先生口述所以改教情由，與上所記者無異。余見其如此熱愛耶穌，好行祈禱，又於諸事中，切願悅樂主心，殊深欽佩。乃於哈橫拿大堂中，花先生當衆宣誓，棄絕異端，恐前洗禮之不生效力，重行領洗。次日，即一千九百十五年五月七日，初次恭領聖體，隨行避靜神工三日，定志進耶穌會；又以其仍蓄有重來中國傳教之心，遂入法國耶穌會初學院肄業。因該院修士，特派遣至中國傳教者也。（下畧）

按耶穌會花修士，前年已領受司鐸神品，果踐所願，復至中華；現且在上海傳教，其將來榮主教靈之事業，必大有發展，無任望之。

譯者附誌併敬祝

Beck
103

24

442 / 44

(6)

SKBC
MG
8979.712

1/3